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 ……陈劭先（1）

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 ……龚师曾（17）

孙中山北伐在桂林 ……韩　锋（38）

孙中山北伐在韶关 ……吴宗泰（43）

护法军政府海军始末 ……高子厚（46）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略 ……罗翼群（51）

邓铿之死 ……李洁之（54）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及分裂 ……张醁村（62）

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前后 ……林廷华（77）

白马会盟与滇桂粤联军讨伐陈炯明的战争 …莫　雄（84）

一九一九年苏联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 ……陈其尤（92）

无锡五个主要产业资本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钱钟汉（98）

上海证券交易所概况 ……许念晖（154）

上海“四·一二事变”目击记 ……慕中岳（173）

阻击叶贺南征军的战争 ……黄绍竑（178）

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 ……王耀武（187）

国防部保密局内幕 ……沈　醉（204）

欧事研究会拾遗 ……章士钊（263）

China

张静江事迹片断……何祖培（276）

附　注

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一三页

对《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八页、第三十一辑三一三、三一六页

对《护法军政府海军始末》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一八页

对《邓铿之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七页、三十四辑二六八页

对《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前后》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一三页、第三十七辑二四二页

对《无锡五个主要产业资本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二〇、三二三页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概况》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八页、三十一辑三二三页、三十四辑二六九页

对《上海"四·一二事变"目击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六〇页、第三十一

辑三二三页

对《阻击叶贺南征军的战争》一文的质疑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一页

对《国防部保密局内幕》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二辑二四六页

对《张静江事迹片断》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九页、第三十一辑三二四、三二五页

辑三二三页

对《阻击叶贺南征军的战争》一文的质疑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一页

对《国防部保密局内幕》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二辑二四六页

对《张静江事迹片断》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九页、第三十一辑三二四、三二五页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

陈 劭 先

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在广东的起落，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自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至一九一八年六月一日被桂系军阀压迫离粤为第一阶段；（二）自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至陈炯明叛变，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离粤为第二阶段；（三）自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离粤北上为第三阶段。在叙述中山先生这三次起落之前，我想先从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谈起，因为这与以后中山先生的起落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但个人的所见所闻，难免零星片断，东鳞西爪，或仅可作补充的参考资料。

一 中华革命党成立的前后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讨袁失败，我和彭素民等逃亡日本，谒见中山先生于东京头山满的住宅（当时中山先生很穷，可以说一文莫名，李烈钧曾送五万元作活动费）。先生询问湖口起义失败情形并加慰勉后，不禁愤慨地说，“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因为在讨袁前的全国二十二省中，国民党有

China

八个都督，仅赣、宁、皖、沪、闽、粤、湘、蜀的国民党军队，约有十二万人；在国会中国民党系第一大党，各省议会也占优势，力量是相当大的。但是，为什么不到两个月就一败涂地呢？先生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先生继而强调指出：“我看袁世凯不出五年就要做皇帝，我们要赶快组织新党，起来革命，叫他做不成皇帝；如果等他做了皇帝，再去推翻他，那就更不容易了。”就在一九一三年冬着手筹备，次年七月八日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可是中华革命党虽然建立了，而内部却由此引起了分裂。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手续，这也是值得一记的小掌故。入党的人要立誓，誓约中有“附从孙先生”、“服从命令”和“如有贰心，甘受极刑”的几句话。誓约要自己亲笔照抄一份，在立誓人的名下，用右手中指打一墨印。然后站立在主盟人中山先生而前，宣读誓约，读毕将誓约交给主盟人，握手而退。有些人主张删去“附从孙先生”、“服从命令”两句，认为这会损害个人的自由。不少的人反对打手模，认为有辱人格，并且说：“革命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到今天还相信不过吗？”因而不肯入盟。不过，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内部分裂主要的有下列两个原因：

（一）同盟会的会员中，有多半是地主、官僚家庭的子弟，他们是激于民族意识和反清而革命，所以宣统退位，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到了国民党时代，又混进大批官僚政客，分子更为复杂。他们对于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和急进的革命主张，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触。因此，当年流传一种说法，“先生是理想家”，甚至称为“孙大炮”。简单一句话，这班人的思想跟不上中山先生的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二）中山先生和黄兴，在政治问题上常常所见相左。例如：中

China

山先生本不愿意让位于袁世凯，而黄兴是主张退让的。（汪精卫是主张让位最力的人，他曾说："先生如果不让，人家要说先生争地位权利呢！"）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问罪，黄兴则坚持法律解决。中山先生要组织革命党讨袁，黄兴又认为不可师出无名，等袁做了皇帝，再行讨伐不迟。这样，孙、黄就无法合作了，而跟黄兴有关系和同一见解的人都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这就形成了孙、黄分家，出现了所谓"孙文派"与"黄兴派"。象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等，在国内都是有军队和政治影响的，他们的离开，当然是一个损失。譬如，洪宪讨袁之役，中华革命党人曾在广东、山东、江苏等地起义，皆以力量小未能成事；而云南起义，原国民党军人参加的虽也不少，但领导者却为蔡锷，在政治声势上中华革命军比护国军已略逊一筹了。

至于中华革命党内部，情形也不见佳。

第一，据我所知，入盟的党员不过七、八百人，其中比较多的是留日学生，其次为各省议员和中、上级军官。他们多比较年青，虽然有些干劲，但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很薄弱。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一九一五年一月，袁世凯颁布了所谓"乱党自首条例"，规定自首者不但不办罪，还优予录用。江西党员魏调元（魏道明的父亲）即偷回南昌自首，以出卖人格换到一个县长。对于这个叛徒，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又有些党员在日本无法维持生活，秘密地回到上海另谋出路，也就一走了事，所以有人说，"先生和洪秀全一样的仁慈"。

第二，中华革命党本部总务部长陈其美着重拉拢土匪流氓，好搞破坏暗杀，在上海还组织了一个帮会式的"十三兄弟"，记得有蒋介石、杨虎、韩恢（江北匪首）等，主持其事。因此对这路的"英雄好

China

汉”，总是有求必应，要钱有钱，要名义给名义，不问真假。江西人刘平，在上海穷得没办法，写信给东京本部，说他在江西可以召集几千人起义，就骗到了一个司令官衔和一笔款子。而上海交通站做党务工作的同志，却拿不到一文钱，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家推我去东京见中山先生，大胆陈述意见。先生回答说：“要知道，空喊革命有什么用？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骗我，只要一个人不骗我，就可以把革命空气激动起来。”不错，暗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运动肇和兵舰起义，的确轰动了一时；但有不少同志总觉得，专靠这样的做法是难以成大事的，而老老实实做党务工作的党人倒无事可做，未免失却组织的意义。

第三，陈其美喜欢揽权，搞小宗派，对于党内的分裂，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孙、黄之争，他不但不尽力调解，反而推波助澜。黄兴去美国后，他写信给黄兴，不是诚恳地劝黄兴回来，却加以严辞的诘责，同志们多认为过分，使孙、黄之间距离更远了。周震鳞告我：“克强（黄兴的别号）自美国回上海后，我曾陪他拜会先生，又陪先生回看克强，两次都谈得很好，不久，克强就病故了。”假如黄兴不死，孙、黄重新合作是有可能的。

总之，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并不如中山先生所期望的，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成为健全有力的革命党；同时在用枪杆子解决政治问题的时代，又没有建立和掌握忠实可靠的武力，这样，以后中山先生的起落，就不得不决定于地方军阀的拥护或反对了。

二　护法之役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北京军阀政府撕毁约法，解散国会，中山先生率南下海军由沪去粤，并电邀国会议员赴粤开会，维护约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法。八月到粤国会议员九十一人，以不足法定人数，举行非常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中山先生为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九月十日中山先生就大元帅职，这是先生在广东第一次组织政府。

中山先生在七月十七日的欢迎会上发表他的政见演说："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故今之变乱，非帝制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又于大元帅就职宣言中，明确宣布军政府的职责为"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因此国民党称为"护法之役"。

中山先生的护法，最初得西南各省的响应，南下海军的支持，以及非常国会赋予法律上的权力，已造成了政治上的声势，形成可以有为的局面，但因内部存在不少严重的弱点，就终难免于失败了。

就军政府说，三个首脑人物中，两个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西南六省最强的实力派，都始终不肯就职，同床异梦。不过唐继尧和陆荣廷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唐继尧为应付环境而护法，在这位封建西南王的心目中，并无所谓约法。他对中山先生既不反对，也不帮忙，袖手旁观，以待时局的发展，再来下棋，正所谓貌合神离，待机观变。而陆荣廷为巩固两广地盘，早就在勾结北方。由于当时的段祺瑞内阁，采纳了梁启超的"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献策，企图吞并湖南及两广，发生了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他要反段，但只是反段个人，而不是反北京政府。由于护法与他反段的目标一致，就想利用护法这块招牌，也仅止于此；而对于真正护法的军政府就势不两立，因为它有碍于他的独霸两广，不利于南北的合

China

流。所以当九月军政府初成立时，陆荣廷就公开表示拥护北政府，反对军政府的态度。他发出通电说："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义，尤滋疑议，易淆观听……实不敢轻为附和。"再说军政府的六个部长，除陆军总长张开儒外，其余五个总长都延不就职，由次长代理部务。参谋总长李烈钧（取消打手印改用图章后，已加入中华革命党）也以唐继尧的关系，没有到任。这样一个最高领导机关的军政府，实际是一个空架子，只靠中山先生独力支撑，自难有所作为。

这里要附带谈一个故事。中山先生曾派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为专使，前往云南敦劝唐继尧来广州就元帅职，如果不能来，发个电报表示态度也可以。这位有名的怪人章太炎，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挑选两个年青力大的人扛着，作为先导，以壮行色，兼示隆重之意，一时传为美谈。

就国会说，后来议员增加至二百余人，也可算是个政治力量。可是在议员中，论政治关系，忠于中山先生的人不多，属于政学系的也不多，中间派则占大多数。论分子，则人品混杂，只知道升官发财。因此，在陆荣廷的威逼利诱之下，在政学系杨永泰等拉拢煽动之中，就通过了改组军政府案，即所谓改首领制为合议制，并选出七个政务总裁，这就是硬迫中山先生下野。

政学系的议员中，多原为国民党员，对子他们的投降军阀，中山先生是非常痛恨的。然而曾几何时，自命为中山先生的"正统"的蒋介石，却引用杨永泰等为亲信知已，言听计从，成为蒋皇朝的四大支柱之一（一为军事的黄埔，一为党务的 CC，一为经济的孔宋，一为政治的政学系）。这也只好说"物以类聚"、"沆瀣一气"而已。

China

就军队说，南下的军舰十艘，总计一万余吨，这是中山先生一支可靠的武力(后来也变了)。而在广东的陆军，主要是陆荣廷的桂军，其次为唐继尧的滇军，中山先生也是不能指挥调用的。虽然如此，护法讨逆的旗帜，对于北京政府，毕竟是一种政治上的压力，可以促使其内部发生变化。

中山先生计划援闽，广东省长朱庆澜愿拨所辖亲军二十营(约四、五千人)相助，遂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攻占闽西、南各县。这支部队后来扩充到二万人。在那个时候，中山先生才算有一部分军队，也才有个立足之地。

就中华革命党说，由于军政府的经费极为困难（部长每月仅“例支”二十元)，以及其他关系，到广州的各省中华革命党人，闲住旅馆，无所事事。同志埋怨说：“我们是来革命的，结果在这里看革命。”中山先生也只好安慰大家：“将来出师北伐，我要用你们的。”可以说，在广东的党和党员是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中山先生忍辱负重苦心支撑的残局中，对外一筹莫展，而内部则相煎日急，真是咄咄逼人，毫无忌惮。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桂系陆荣廷等正式取消护法，通电主张南北议和。一九一八年一月，粤督莫荣新(桂系)擒捕大元帅府卫队官兵数十人，诬为土匪枪决。唐继尧、陆荣廷组织所谓“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推出议和代表，与主张北伐的军政府相对抗。二月，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桂系暗杀。五月，莫荣新捕囚陆军总长张开儒，非常国会通过改组军政府案。至此，中山先生不得不辞大元帅职，六月一日离粤赴沪。先生在辞职电中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文于斯痞口哓音，以期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然文

China

之力，固已尽于是矣。”

三　驱逐桂系与陈炯明叛变

一九二〇年七月，中山先生命陈炯明率粤军回粤，讨伐桂系，桂军战败，收复广东。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山先生由沪抵广州，恢复军政府。嗣以北方非法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已丧失中央政府的资格，而法统不可一日中断，内政外交均需成立中央政府。于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国会非常会议决议，取消军政府，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选举中山先生为大总统，五月五日就职，这是先生在广东第二次组织政府。六月，中山先生命粤、滇、黔、赣军进攻陆荣廷的广西老巢，击溃全部桂军，占领广西，两广遂成为革命政府的根据地。

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发表对内、对外宣言，提出了地方自治、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和发展实业四大政治主张。对内宣言称：“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吾民。至于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于外交，由中央负责，根本民意，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对外宣言称：“文之第一职务，在统一民国各省各区置诸进步修明之政府管理之下，尊重列强依条约契约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全国最大之利源，悉予开发，抱门户开放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与技术。”十月，国会通过北伐案，“以竟护法全功”。

广东已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拥有两广作根据地，军队除粤军陈炯明一部分外，其余粤、滇、黔、赣军都能服从指挥；并已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取得协议，南北夹击直系，北伐是具备了相

China

当条件的。

据我所知，自一九一九年以来，段祺瑞、张作霖曾先后派代表要求与中山先生合作讨伐直系，这就是后来的所谓三角联盟。当时同志们认为，段为护法讨逆的对象，张是“红胡子”，直系卖国，皖系、奉系又何尝不卖国，所以对于联段、联张，不少人是怀疑的。中山先生解释：“如段能完全服从我之主张，我当引为同志。”又加以说明：“与段祺瑞接洽系政略之运用。”大家也就无意见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中山先生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第二年春出师湖南北伐。陈炯明即公开阻挠破坏，诱使湘督赵恒惕反对假道湖南，中山先生乃免陈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以示惩戒，但仍保留陈的陆军部长，以促其悔悟；并改道江西，移大本营于韶关。一九二二年五月，直奉战争爆发，中山先生即下令进军江西。当北伐军克赣州、进逼吉安时，陈炯明就发动武装叛变，于六月十六日开始围攻总统府，炮轰观音山，企图杀害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脱险登永丰舰，一面亲督海军抗击叛军，一面令北伐军回粤平乱，坚持至八月九日，终以北伐军回师失利，始离舰赴港转沪。中山先生曾发表告同志书说：三十年来，“顾失败之惨，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险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不惜。”

陈炯明为什么要背叛中山先生？主要的因为他是个道地的割据称雄的封建军阀，根本不懂也不要什么革命。当他当上广东省长，只知道保全实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因此一开始就借口“保境息民”阻挠北伐。其次，中山先生联段联张以倒曹（锟）、吴（佩孚），陈炯明却与直系早有勾搭，在曹、吴许他两广巡阅使的条件下，便甘心附逆，充当内奸。这说明陈炯明与中山先生在政治上已完全立于

China

敌对的地位。中山先生曾向陈炯明表示，把广东交给他，也不要他的队伍参加北伐，只责成他接济北伐军的饷械。中山先生还很坦率地告诉他："我北伐胜利，不会再回广东；北伐失败，也无面目回广东。"然而这样沉痛的话，竟打不动见利忘义的陈炯明，终于变成革命的叛徒。

第二，陈炯明固然是坏东西，假使几个有关系的重要人物，能跟邓铿一样，顾全大局，看清利害，从中协和运用，事态或许可以和缓些。邓铿是陈炯明的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他一向主张"陈应服从孙，孙应重任陈"，所以陈虽反对建立政府、出师北伐。不愿供应北伐军饷，经邓疏解，也就不说什么。一九二二年三月邓铿被人刺死，在陈炯明方面就没有了出力斡旋的人。面中山先生的左右，如胡汉民性情狭隘，和好揽权的陈炯明早就合不来，彼此成见很深。汪精卫表面上是奔走调停，暗地里却两面讨好。对胡、汪两个人，当年曾有这样的评语："胡尖如针，汪薄如纸"，这就难望其发生和衷共济的调节作用。

第三，当时，有人认为陈炯明一定要叛变，力主先班师回粤，解决陈的军队，安定后方，再行北伐。但多数人认为，陈还不致如此，不要激成事变。主张最力的黄大伟（北伐军粤军第一路司令）且说："如果陈竟存（陈炯明的别号）打先生一枪，我就还他一百枪。"最后中山先生决定：免去陈炯明的省长和总司令职，保留他的陆军部长的位置，以示告诫与安抚之意。这一着是失算的，因为只免去陈炯明的官职，对于他的部队又不动它，那就留下了以后的祸根。

第四，广州是广东省会所在地，是全省的富庶之区，而孙科得任广州市长（中山先生本来是不同意的，认为他刚从外国回来，没有政治经验），这对于把广东看作个人私产的省长陈炯明，当然是

China

很不满意的。又孙科宠信吴铁城，制造“太子派”，与“元老派”胡汉民对抗，这也影响了党内的团结。

总之，大大小小的因素凑起来，陈炯明到了他紧急的利害关头，就不顾一切犯上作乱了。

现在要补述我亲历的几件事。

出征广西陆荣廷时，中山先生派我任粤军第一路司令部参议，大本营移韶关后，我又兼第一路军韶关留守处主任。打下赣州的第二天，陈群（大本营秘书）告诉我，江西省长已内定谢远涵了。我即和同乡徐苏中（总统府秘书）、欧阳苹（江西省议会副议长）、萧炳章（参议员）、欧阳豪（江西游击司令）见中山先生陈述意见：“谢远涵是江西进步党首领，湖口起义失败，谢远涵等即开列名单呈请袁世凯明令通缉，他是我们的政敌和仇人。现在派他去做省长，恐怕江西同志不会心服的。”中山先生回答说：“这些情形我不太清楚。不过我要告诉你们，谢远涵已由谢良牧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党，现在是我们的同志了。”中山先生又说：“发表你们哪一位当省长好不好？可是江西人都不知道你们。谢远涵是老翰林，是前清御史，江西人知道他，北方军阀也知道他，我要他做省长，会影响许多人的，会带来不少人的”。我们觉得有道理，也就无话可说，后来谢远涵果然有他的用处。

陈炯明发动叛变后，又派一支军队攻占韶关，大本营的高级官员逃到天主堂避难，我躲在一家裁缝铺里。第二天我请老板出去看看情形，他回来说，旅长黎生出布告安民了。刚好我和黎生过去同过事，还有相当的交情，我请他帮忙给我一张回广州的护照，就去天主堂拉了蒋作宾、吕超等搭军车（客车已停）到沙面，转船到香港。古应芬约我同去黄埔永丰舰见中山先生，报告前线军事进展

China

的情况。中山先生说，现在即须调回北伐军讨贼，电报不通，已派人送信，不知能否送到，问我有什么办法传达他的命令。我说我有黎生的军用护照，只有我自己跑一趟。中山先生很严肃地说："那很好！告诉子荫（黄大伟的别号），他曾说，如果陈炯明打我一枪，他要还陈炯明一百枪，于今陈炯明打了我不止几百枪、几千枪，要他赶快回来平乱！"跟着写了一道手令交给我。中山先生又想起一件事说："要谢省长（远涵）做点陈光远（江西督军）的工作，相约彼此停战，我们不去打他，他也不要来打我们。"以便调回北伐军。又交我致谢的一封亲笔信，当即面嘱黄骚驾一小汽艇送我至沙面，我就又回到韶关，请黎生帮忙派几个兵送我通过叛军的防地，先到赣州，把信交给谢远涵，说明他的任务，他答应"尽力面为之"。我又赶到遂川，会见黄大伟，传达中山先生的命令，黄即班师回粤。

各路北伐军回攻韶关失败了，这并非力量不够，合起来还有三万多人，实因已转战桂、赣数月，弹尽粮绝不能再打了。八月三日在南雄召开军事会议（胡汉民也参加了），中路李烈钧率领的滇、赣军主张经湖南退回广西，左翼黄大伟和右翼许崇智所部粤军及福军（李福林）主张向福建撤退，结果各行其是，分道扬镳。

胡汉民随军至会昌后，即赴福建延平，与皖系旅长王永泉商定合作驱逐闽督李厚基（李本属皖系，段祺瑞下台后转附直系）的条件：福建军政交王主持，王助粤军收复广东；并约定十月三日同时向福州进兵。十月十二日黄大伟、李福林两部首先进占福州。黄、李一面维持地方秩序，一面派我和福军参谋长等接管财政、海关、盐务、烟酒等税收机关，以济军饷。接着发生省长人选的争执：海军及地方士绅推萨镇冰，粤军则推林森，最后决定林森为省长。

十月十八日中山先生电令改编入闽粤军为东路讨贼军（福建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